

天涯情侶

【香港】岑凱倫



天涯情侶

〔香港〕岑凱倫

花城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唐

封面设计：马

天涯情侣

〔香港〕岑凯伦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11号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625印张 120,000字

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2次印刷

ISBN 7-5360-0863-5/I·776

定价：2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花花公子潘景贤花言巧语地得到了徐薇薇的爱情。而后带着他和薇薇的儿子去了美国，丢下薇薇独自在香港照顾病危的母亲。母亲去逝后，薇薇去美国寻找潘景贤，旅途中邂逅正在逃避婚姻的冯永光，两人一见如故，感情日增……

到了美国，她找到了潘景贤和儿子。面对着天真可爱的儿子，薇薇无法选择对她一往情深的冯永光，两人终于在暮色黄昏中结束了一段美丽而伤感的爱情。

记得妈妈在世时说过一句话：女子感情太丰富，很容易伤心。以前年纪太轻，不大了解，今天了解，却太迟了，我的心已伤透。

我怀着破碎的心，踏上往三藩市的航机。我幸运地得到一个月假期，在我任职的公司，老板对我很好，也许由于历年辛勤工作的缘故。

“小姐，你去东京？”飞机起飞不久，邻座一位青年打开话匣子。

我打量他，是个二十三岁左右的小伙子。“我去三藩市旅行。”

“真巧，我也去三藩市。”他说话态度温文，“你有亲人在那儿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“只有一位女同学。”

“她接你的飞机？”

“我没惊动她，打算坐的士去找她。”在飞机上，时间过得缓慢而沉闷，乐于跟他交谈。

“你一向住在香港？”他凝望我问，“第一次去三藩市？”

“我也是第一次出门。”我坦白告诉他。

“你不怕孤单？”

“自从妈去世，我已习惯孤单。”话说出口，又有点后悔，“我不喜欢太热闹的生活。”我补充说。

他没再说话。

我把视线移向窗外，白云朵朵，有如棉絮飘游，我以前没坐过飞机，更没见过这美丽的云海，俯瞰下面，除蔚蓝的天空和云块飘游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忽然间，我的烦恼也消失了。

“我能荣幸地知道你的名字吗？”邻座的青年打断我的沉思，首先自我介绍，“我的英文名字叫史提夫，中文名字是冯永光。”

“我姓徐，叫薇薇，没有英文名字。”我瞧他一眼说。

“像你这样时髦的女子，很少没有英文名字。”他重新打量我，带着奇怪的神色。

“我不以为一个人的名字能把人变得更时髦？”我不喜欢他的神情，“我根本不喜欢英文名字。”

“我真欣赏你。”

我没答他。

周遭围重归沉默。经过差不多四个钟头航程，航机降落东京机场跑道。

“徐小姐，你是乘今晚十点三十分的航机经檀香山往三藩市吗？”冯永光边解下安全带边问。

“不错，我打算逛逛东京。”我跟他同时站起来，“你到过东京的铁塔吗？”

“玩过一趟。”他替我披上大衣，“东京天气比较寒冷，旅行千万不要生病。”

我把目光移注他脸上，冯永光认识我不过几个钟头，竟这么关心我，有人关怀是幸福的。

“谢谢你。我发现自己的话竟不是纯礼貌敷衍，而是发自内心的。”

“如你愿意，我可和你结伴。东京有位朋友来接机，他可作我向导，同时，他还有辆自用车。”他的态度诚恳。

我不知为什么这样信任一个陌生人，贸然对冯永光产生信心，这是从没有过的事。

坐上他朋友的汽车，我忽然有点恐惧。

冯永光像洞悉我心情。“我这位朋友在政府机关做事，人也很好，可惜你不懂日本话，要不，倾谈之下，你会了解他的为人。”

单身来到一个陌生地方，恐惧在所难免。听完冯永光的话，像放下心头大石。“我看出你的朋友受过良好教育，由于他，我对日本人有新的看法。”

“你以前对日本人印象怎样？”他对我说的话发生兴趣。

我嫣然一笑，瞧冯永光的朋友雄木诚一眼，然后说：“我一向以为日本男人又矮又丑，殊不料你的朋友，相貌堂堂，有如电影明星般英俊。”

他听完我的话没答我，用日本话跟雄木诚谈了几句，他俩相视大笑。

我瞪目瞧着他们，不知他俩因何发笑。

“我把你的话转告他。”冯永光边笑边说，“他说很荣幸能改变你的印象。”

“你怎好告诉他！”我有点不高兴，有教养的女子，当面称赞男子，会显得不够矜持，他的话令我腼腆，“这是我一向对日本人的印象，我们上一代受过日本人欺侮，他们灌输我们的思想，日本人是可恨，笨拙和没礼貌的民族。雄木诚先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日本人，他的态度和蔼，高尚。”我不得不解释，免得冯永光感到我轻浮，说话不够庄重。

他沉默了一阵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我们虽没亲身经历，但从书本，电影上可看到，中国人受到日本人的欺侮，令我热血沸腾。冯永光大概体会到我的心情。

此时，雄木诚跟他不知说什么，大概在追问我说的话了。

冯永光不知所措，当然不能转述我的话。

“日本工业发达，科学进步，我们值得借鉴的地方很多。”我这样说，令他对雄木诚有说话的资料。

他听完冯永光的转述，眉飞色舞，特别对我好感。

谈谈笑笑，冯永光和我都快忘记刚才的感伤。

“现在先带你参观世运会的游泳池。”冯永光说出行程表，“晚上才观光铁塔。”

“一切行动，都听两位的主意。”我随和说，“我是第一次，什么地方都未去过。”

“雄木诚先生说你不怕我们卖掉你？”他打趣地说。

“如果有人出高价，我也愿意出售自己，在香港工作太苦，要是出卖了自己，就不必工作。”我也跟他们说笑。

旅行是调剂紧张生活的好方法，有说笑机会，我可不放过。

雄木诚先生是精明的向导，每到一个地方都详细解释。

“如果你要买东西或纪念品，雄木诚先生会带你去银座购物中心。”冯永光凝望着我说。

“我不打算做苦力，这次旅行希望多欣赏风景。”我微笑说。

他像一阵子失神。“你是个奇怪的女子。”他接着解释说，大多数女子都喜欢到百货公司买东西。

“我不是与众不同，只是还未有这能力。”

“你太喜欢说笑。”他没说下去。

我知道冯永光以为我在说谎，如果连到百货公司买东西的能力也没有，怎谈得上游埠？

不过，我是个不快乐的人，能力也许有，却是没有这心情。

我们为了乘即晚的航线往三藩市，晚上在机场吃晚餐。

雄木诚先生坚持尽地主之谊，二来我身边没有日币，加上言语不通，我付帐机会很少，我只点了一客晚餐，萍水相逢，不能叫人家太破费。

日本的牛排本很著名，但在机场吃的牛排实不敢恭维，简直无法下咽。

“徐小姐，怎么不吃。”冯永光关心地问。

“我不太饿。”我不好意思直说。

“雄木诚先生请你下次再来时找他。”他递上他的名片，“他会找位朋友当翻译。”

“谢谢他。”我从手提包拿出名片，“有机会请他来香港玩，我也会尽地主之谊。”

“他说如果去香港一定找你。”冯永光再次转述他的话。

“我不是个好向导。”我轻掠一下长发，“请你告诉他，如果他不在政府工作，我建议他当职业向导。”

冯永光和我上机，雄木诚直送到闸口，他热情地拉着我的手，在我印象中，他是位好人。

飞机离开跑道时，冯永光微笑望着我：“雄木诚先生拉着你手说什么？知道吗？”

“你明知我懂日文。”我不喜欢他明知故问。

“他说你很懂得待人接物，又会开玩笑，他说如果当职业向导，不到一小时便会炒鱿鱼。”

我忍不住大笑。日本人不懂幽默，还对朋友热诚，我忽然感到自己，多时以来很少这样大笑。

七四七珍宝客机跟日间乘的七〇七机座位宽阔少许，更大特点是有三排座位。这班机全部客满。七四七珍宝机面世不久，每个人都贪新鲜。

横渡国际子午线，香港时间是翌晨六点钟，当地时间已是十一点，仍停在香港起飞的日期，冯永光帮我拿着大衣。“你先洗把脸，我们迟点下机不要紧。”他看出我精神困倦。

昨天在东京玩了八个多钟头，没好好休息，加上昨晚在机上无法阖眼，腰骨痠痛，幸而冯永光替我照料手提行李和大衣，才不致累倒。

本来洗了脸，精神好点，可是洗手间像垃圾桶，无法容身，懒得走去别间，只好作罢。

“乘客们太不注重卫生，废纸到处扔，满地水渍，气味难受。”忍不住对冯永光，絮絮不休地说着。

“也许是人太多的关系。”他拿出护照和针纸，“如果你太累，可以在这儿停留一天。”

“我现在最大心愿是睡一觉。”我走出机舱时，身穿大衣，烈日当空，十分难受。

“把大衣交给我吧。”

冯永光不知什么时候脱下大衣，身上只穿一件衬衣，在东京穿两件大衣还有寒意，天气的一寒一热真难受。

七四七珍宝客机因为乘客多，加上我们走到最后，海关检查处排长龙。

冯永光持有的是英国护照，不能跟我在一起，因为我持有的是香港身份证明书，海关证件检查的方向不同。

“这儿海关检查行李很严格，我不能帮你拿大衣，在出口处等你。”

我目送他走到另一条人龙。我汗流满脸，手上拿着两件大衣，证件好容易检查完毕，又要赶着认行李。

在出口处见到冯永光，前后共花三个钟头时间。

“我已订好酒店房间，你的飞机票交给我，先打电话退票吧。”

我坐在皮箱上，冯永光走向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给航空公司。

踏上计程车，我闭目靠在座椅上，也无心欣赏风景。

“下次旅行不要带太多行李。”冯永光忠告我。

但他那晓得我心事。

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到酒店房间，冯永光写下他房间的号码给我，我下了门键，打开空气调节器，躺下床去，实在太累，发觉眼角渗出泪水，不过我连哭泣的时间也没有，熟睡了多少时候，横竖表早停了。我拉开帘幔，夕阳照在海面，一片金色，灿烂夺目，精神一振，疲累顿消失。

躺在浴缸，洗过温水浴，精神焕发，换上夏天便服，打电话到冯永光的房间。

“起来了，”他声音充满男性魅力，“饿吗？”

我本来不感到饥饿，经他提起，腹如雷鸣。“什么地方马上有东西吃？”

“我换过衣服，在楼下大堂见面，到时再说。”

今天来时我还不知这家是什么酒店，到楼下大堂才晓得皇族夏威夷酒店，外表有点像香港浅水湾酒店，浓荫茂密，令人感到心境宁静。

在餐厅吃晚餐，我面对冯永光像多年的朋友，其实昨天才认识。

“这儿的晚餐不错吧？”他微笑说，“在东京机场的晚餐，也许是太累的关系，根本食不知味。”

我发觉和他的思想接近。“我有同感。”我浅笑，“这儿的雪糕值得欣赏。”

“是菠萝雪糕。这儿的菠萝特别香，是新鲜原味，不同香料调制的。”

“你到过很多地方？”我忽然问。

“到过不少地方。”冯永光脸上掠过一阵郁悒，“我总觉得不适合我。”

“你失恋过。”

“你的想像力太丰富。”他没答我的话，他掩饰不了内心的不安。

“恋爱令人烦恼。”我叹气说。

“照我观察，失恋的是你。”冯永光不放过挖苦我。

“恋爱光明正大，用不着掩饰，任何人都会经过这阶段，

我爱过一个人有什么稀奇？”我不喜欢他的目光，语带相关的说。

“别着恼，随便谈谈罢了。”他知道我不大高兴，“放弃你的人，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男子。”

“别说这些了。”我瞧着远处，“我们什么时候上机场？”

“明早，今晚可以到处逛逛。”他吩咐侍者结帐。

“这儿房间的租钱，晚餐的开销，我们平均分担。”

“这个东道，我还当得起。”

“这样不好，你旅途上的照顾我很感激，你本来不必留在檀香山，为了照顾我，累你花不少钱，我的一份怎可要你负担。”

“很难找到一个谈得投契的朋友，如果你把我看作朋友，别再拘泥。去到三藩市，你请客到唐人埠吃中国菜好吗？”

我不好意思执拗，只好由他付帐，房租也作罢。

从酒店出来，迎着晚风漫步，空气清新，心情也较为豁然。

天涯情

“要到夜总会观光吗？”

“听你主意好了。”

冯永光唤来一辆计程车，带我去的地方名字叫夏威夷乡村，在希尔顿酒店楼下。

“你看过溜冰吗？”

“没欣赏过。”香港溜冰表演不常有。

“你睡觉时我看过当天报纸，夜生活不适合我们，只好到夜总会看一场溜冰。”

檀香山这间希尔顿夏威夷乡村夜总会不同香港，是分场收费的，冯永光进去订座然后走出来。

天涯情侣

“上场未散，九点三十分才可以入座。”他看看腕表，“我们到楼下的商店看看，打发时间，你可买些纪念品回去。”我随着他走过隔壁商店，其中的服装店早已关门，只有一两间卖纪念品的还在营业。

檀香山物价比香港贵得多，几经选择，我买了袖珍的开信刀，手工很粗，标价美金一元五角，付款时还得多收六个仙税。我们四周溜达，没再买什么东西。

到了时候，我们走进夏威夷乡村，面积很小，装饰用乡村形式，夏威夷情调，每晚有两场表演，入场费每位美金二元五角，夜总会供应只是饮料。

溜冰的少女样子还过得去，身段苗条，四位年青女子体态轻盈，在人造冰的台上溜着，荡来荡去。

这儿的饮料，模样新颖，令人喜爱，溜冰节目完毕，继续下来，是夏威夷舞蹈和歌唱，一男一女，演出卖力。

“还要喝点果汁吗？”冯永光靠近我问。

“谢谢，太多了。”

表演歌唱节目的男子走到我们台边，跟冯永光谈话。

“他说什么？”我听不懂。

“他以为我们是日本人，说的是日语。”冯永光解释说，“在夏威夷有很多日本人居住，外国人分不清楚中国人和日本人，甚至有些不知道有香港，以为中国人全在大陆。”

“你刚才跟他说什么？”

“我告诉他香港是个美丽城市，是中国人从香港来，他问我香港是否中国大陆。”

“你还不至忘本，虽然修拿的是英国护照。”我善意地取笑他。

“我在英国出生，后才到香港。”冯永光顿住，没说下去，似乎不愿谈自己的事。

“你父母在香港？”我好奇问。

“唔。”他跌进深思里。

“你有多少兄弟姊妹？”

“我是独子。”他边答边叫侍者结帐。

这情形，使我不便再追问下去。

冯永光拿出十元美钞付了帐，便挽我离去。“明早见，今晚早点休息吧。”

我看出他有心事，回程时他变得沉默，很少跟我交谈，我问他也懒得开腔。躺在床上，我仍想不出原因，冯永光年青，富有，什么事情令他忧郁？

2

昨晚我的心灵被冯永光占据，没想到自己的烦恼，和这次去美国的目的。

飞机降落三藩市机场前，俯瞰下去，金门大桥首先映入我眼帘，灯光像钻石般闪烁，一望无际，还未步入三藩市，已知它地域辽阔，我的心在狂跳，悲喜交集，偷偷抹去眼角泪珠。

多年的期待、盼望，终于抵达目的地，心情复杂，难以言宣。

“可以给我看你女朋友的地址吗？我先送你去，三藩市地方很大，不易找到的。”在机场出口，冯永光问。

我找出地址本子。

“渥岩在金门的另一边，你没写下电话号码？”

“我们坐计程车去便成。”我不明白他的话。

在美国乘的士不比香港普遍，美金六角起，是最初的四分一英里，以后每四分一英里便收费一角，继续下来是每三分一英里收一角。

“你什么都不懂，我真替你担心，你怎么不参加旅行团，好得有人照顾？”冯永光有点不知所措。

旅途上我确实给过他不少麻烦，难怪他这么说。“我也不打算住在朋友家，她既然住得这么远，我们就在附近的酒店安顿下来。”

“这儿不成，我们一定要住在市中心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打个电话。”他说罢走向公共电话亭。

一腔酸泪，涌上眼眶，孤单之感爬上心头。

“你坐一会，饿吗？”冯永光走到我面前，“要到餐厅吃点东西吗？”

“在机上吃过，现在还未饿，我们等人。”

“我打电话叫朋友来接机，我们坐坐等他。”

“给你太多麻烦，不好意思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也打算来到机场打电话给他。”

“在这儿租辆车多少钱？”

“我也不大清楚。”他也坐下，“你想租车？”

“有车方便得多。”

在香港我也有部老爷车，知道英里数跳动的迅速，他说的士收费情况，令我咋舌。

“据我所知湿岩离机场很远，开车要差不多一个钟头，坐的士去要很多钱。”

“你来美时没跟你朋友联络？”

“我不想打扰她，又不明白这儿情况，这是我第一次出门。”我六神无主，苦着脸说。

“这儿右上左落，跟香港刚刚相反，一时忘记很易撞车，你道路又不熟，不适宜开车。”